

反厚黑叢書之一

厚黑學批判

沈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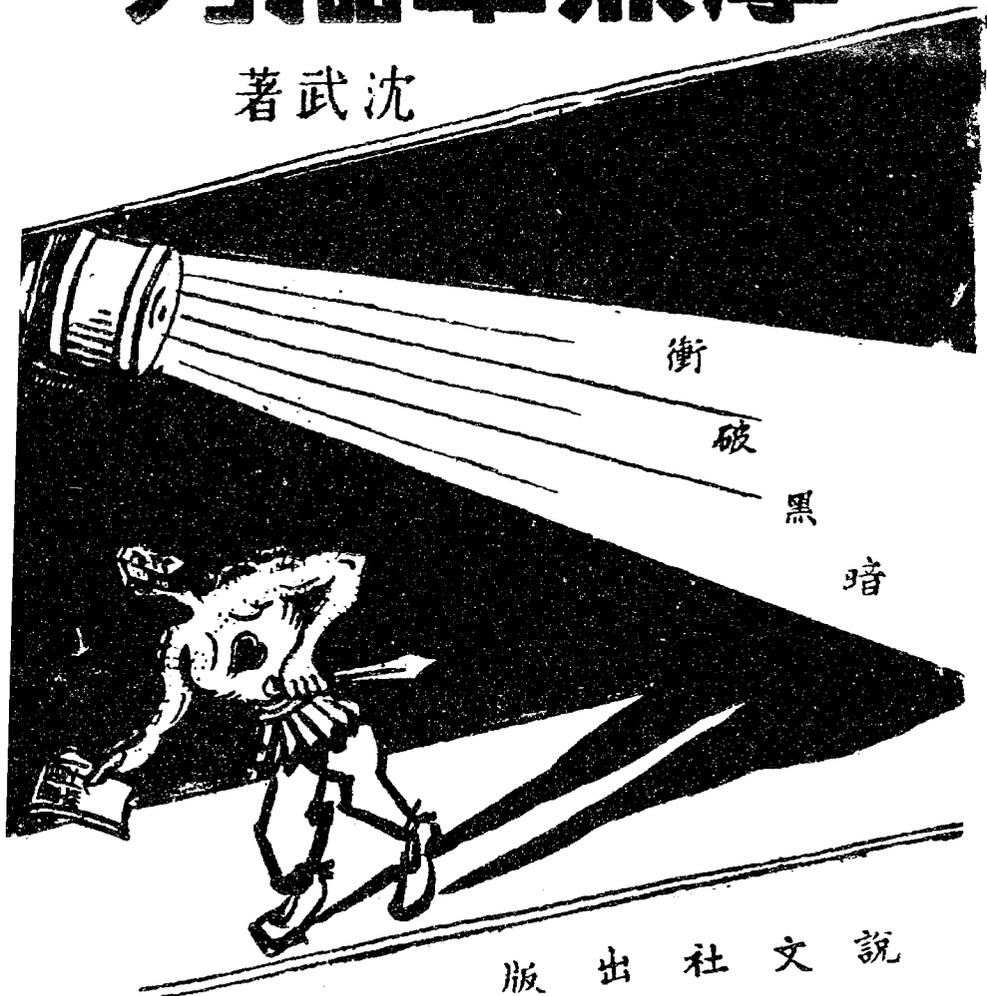
衝

破

黑

暗

說文出版社



厚黑學批判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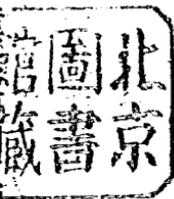
| | |
|-------------|------|
| 一 序言 | (一) |
| 二 弁言 | (五) |
| 三 分別批判 | (一一) |
| (一) 厚黑學 | (一一) |
| (二) 厚黑經 | (二五) |
| (三) 結論 | (二八) |
| 四 綜合批判 | (二九) |
| 五 跋 | (三五) |
| 附錄原文便讀者對照參考 | |

厚黑學批判目錄

二

1. 厚黑學原文……………(三九)
2. 厚黑經原文……………(四六)
3. 結論原文……………(五二)

序言



(南)

李宗吾先生所著之厚黑學，久已風行一世，膾炙人口，著者之爲何而作此書？此書之影響於世道人心者爲何如？固已言人人殊，然惜未有能對此書作一真理之批判者，有之：則自沈武先生之厚黑學批判始。

宗吾先生，多才積學，遐邇咸欽，而其高風傲骨，泥塗軒冕，亦迥出時流，觀其所著心理與力學，及中國學術之趨勢等書，類皆博大精深，別有見地，堪以傳世，惟其以憤世嫉俗之懷，轉發而爲反激之論，著厚黑學，且自居教主，教人傳習，偏頗之見，雖曰彼有取爾也，然而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固不可不慎也。

蓋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而真理善道，則中外古今，莫或可易，厚黑學雖或談言微中，類東方生著稽之流，其於宗吾先生之個人，不過白璧微瑕，而其所引起之副作用，則誠有超出於尋常萬萬者。

嗚呼噫嘻！擊目寰區，識盲者流，滔滔皆是！莊子有言：「豈惟形骸有雙盲哉！夫知亦有之。」信哉斯言，淺識者流，胸無主宰，一讀厚黑，如獲至寶，便爾傾懷，固多未諗著者作用之所在，往往得意忘形，深入迷途，遂致廉恥道喪陰賊險狠，而不知返，所謂陷溺人心者，自非無因。

沈武先生，博通古今，超羣軼倫，嘗與余縱論古來興衰成敗，均有獨到見地，實獲我心，而彼此每以道義相切劘，學術則尤以大中正爲依歸，舉凡一切之研究，咸以維護名教闡發真理爲己任，守死善道，欲息邪說而扶正氣如沈君者誠今之有心人也；近以鑒於一般文化水準之低落，書賈牟利之是趨，而厚黑學竟風靡一時，乃怒焉憂之，因有厚黑學批判之作，余既獲觀終篇，因仰而言曰：「沈子豈好辯哉！沈子不得已也！」列子有云：「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又曰：「本學潤而不學溺，乃溺死者幾半，」此言術之不可不慎，學之不可不謹，固有如是者。

沈武先生謹於學而慎於術者，以其夙受名教之薰陶，載德至厚，斯正氣磅礴而鬱積，是批判也，憤所謂服膺聖賢之學，竊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非歟！抑又進者，嘗聞：「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也，」啟言高

論，玩世駭俗，每致激變天下人之心，宗吾先生之厚黑學其教人以爲惡耶？其示人以惡之不可爲耶？似有非蚩蚩者所能辨之者！

環顧社會一般水準，則又上者寥寥，下者滔滔，今日厚黑學之風行，不脛而走，奚管洛陽紙貴，而人心之陷溺，誠莫可究詰矣！

力挽狂瀾，端賴正論，且真理以愈辯而愈明，讀厚黑學者多矣，而沈武先生厚黑學之批判誠不可不讀也，因書以爲之序。

卅五年十一月合肥培之氏胡家傳序於重慶沙坪壩

序

言

四

弁言

我在勝利後的今年春，始奉中央命調來重慶工作，過去沒有到過四川，不知道厚黑學在四川的盛行。本年秋間，同事吳君以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學給我看，他說：「這書很好，很有見解。」我這位同事，是很有學問的，居然也被他的「見解」迷惑了。我即受而讀之，起初覺其立論確屬新奇，既痛快，又有味，我一時愛不釋手，只管朝下讀，且對他的議論，居然也頻頻領首，這顯得我當時也被他的「見解」迷惑了。我讀書前善懷疑，且自幼即受名教的熏陶甚深，居然也會對他領首，可見得這書的誘惑力，是多麼的豐富與強烈。不過我的頻頻領首，終還以為他含有開玩笑或諷世的意味，所以只管讀，不管其他。讀到後來，覺得愈讀下去，他的議論愈認真起來了，似已至假戲真做的境地，倘非但盡量的強調厚黑，并且授人以種種厚黑伎倆，倡起厚黑主義來了。我當初還祇覺得這種作風，太嫌過火，以為我們儘可揭出古今來一般厚黑者的醜態惡相來開玩笑，或藉以諷刺末俗，但切不可帶着絲毫鼓吹或誘導的語氣，使起相反的作用，而益增厚

黑者以助力。因爲一般讀者，究竟還是智識水準低的多，而人心惡化亦最易，倘若是青年學子，則更易以此先入爲主。他這種說法，雖或另有深意與作用，是一種反說；可是人們因爲莫測高深，只作正看，如此則豈不危險之極嗎？我起初是如此想的，僅是一種關懷世道的觀念，還未注意到他的見解是否真理的方面。後來對此學說，特加注意，纔起了一個疑問，我說：「一個人而厚心黑，就能成爲英雄了嗎？未免太簡易了罷？」繼纔發覺他的理論是錯誤，他對曹劉二人發生了兩個錯覺，纔成立唯厚黑論，以爲只要厚臉黑心，卽刻成爲英雄；他們的成爲英雄，無非是厚臉黑心；把其他一切的條件與特長，概行抹殺。進而強調厚黑史觀，倡導厚黑主義與獎勵厚黑式的英雄主義。最後我并發覺他引作唯厚黑論證的幾個歷史人物，連看法都不適當；並且他把廿四史以厚黑來一貫；以古來大聖大賢爲厚黑中最上乘的人物；尤屬自露破綻。至此我對他的議論，已全部推翻，這是我對厚黑學反應的過程；亦許因爲我愚鈍的關係，致有如此遲緩；但尙有很有學問，因未加深思而認爲「很好，很有見解」者在，可見這富於誘惑力而似是而非的學說，不易辨識。我爲此慮，深恐大部份的讀者被其誘惑，因有意予以批判，糾正他的謬誤，免致這種毒菌繼續散佈。後來又恐厚黑學已普遍深入四川各階層，（中下階層

看的最多)人心受其影響甚大，尤其一般青年學子，好奇一切，審辨力弱，易受誘惑，且先入爲主，危險最甚。同時我見各書店各書攤，均有大批厚黑學之暢銷；並見厚黑學的廣告，居然有這樣一段：「……故厚黑學者，英雄豪傑之寶典也，世有欲爲英雄豪傑者何可不讀」。(載在大千書局出版的厚黑學最後第二頁)觀此真是駭然，書商只知牟利，以此號召，前途何堪設想！我又爲此懼，因尤促使我寫這批判。我對李宗吾先生的爲人，從他各種有關的作品來看，是一個清高的學者，而且是一個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心理與力學一書確是罕見的創作)他本身不厚不黑，所以敢講厚講黑。他自己亦說他是「大園外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他的品格，我們欽佩。不過他講厚黑學的理论與作風，則甚錯誤。我們站在真理與名教的立場上，是不能不嚴格的駁斥他的。他說：「我寫厚黑學，最初目的，不過開玩笑罷了。」(見他著的我的思想統系)但開玩笑，須顧到他發生的影響，應有一個限度；太過則必至發生不良的影響，促成相反的作用。他開玩笑太過，果真成了相反的作用了。這是他第一個錯誤。其次；他自己亦承認「此章打穿後壁之話，不可形諸筆墨。」(語見他致張默生先生函載人物雜誌第九卷厚黑教主別傳中)但他所以仍刺刺不休的講者，他在致張默生先生函中說的大意是因爲厚黑

學，已爲一般人所讚賞，爲要引起讀者注意，因而讀心理與力學一書，故特時時講厚學，有如陳子昂之碎琴，引起他的詩名即日滿都下；左思三都賦求皇甫謐作序，匿名乃彰之意。（此段大意均見他致張默生先生函中）我看他晚年的作品，雖仍堅持唯厚學論的立場，可是已轉變了方向，改換了對象，不啻已變了質。他已由所謂：「圖謀一己之私利，」而轉回「圖謀衆人之公利」的方面。（見他著的我的思想統系即在厚學義話中亦頗頻言之）即他在自序裏面，亦明示須以孔孟道德之心，來行曹劉之術，雖與厚學極端矛盾，在所不顧，可見他講厚學愈烈，即暗中自行修正愈切，而對他確有極大價值的心理與力學一書宣傳亦愈亟。他說的「碎琴」之意，並非欺誑。大約他到著成了心理與力學一書以後，確是以講厚學爲手段，而以達到心理與力學的傳世爲目的。可謂用心良苦，犧牲特大，這種作風，我又不贊成的。因爲他以世道人心爲犧牲品，而換取著述傳世的代價，等於一將功成，萬骨已枯；并且遺禍無窮的慘況；爲君子所不取。與其必須將「後壁打穿」之語，形諸筆墨，「以世道人心爲犧牲品，換取一己著述的傳世；無寧沒世無聞，不做禍害人類的罪人。他這種犧牲他人，成就一己的作風，是他最貴大的錯誤；他又在他自序裏承認厚學是破壞性的文字，（其實是毀滅性的文字）心理與

力學是建設性的文字，我不管他是否真能以心理與力學來建設這被破壞的廢墟，但祇這破壞開端與建設提出兩個時期之相距，已有數十年之久，在這中間，已不知造就了多少厚黑名家，貽害了國家社會。且破壞性的勢力，仍在繼續增高的發展中，只有日趨毀滅的一途，那裏談得到建設呢？現在要談建設，除非先把這繼續增高的破壞性勢力設法阻止與掃清，然後纔談得到他的建設。我現在對他的厚黑學，不厭煩瑣，予以反復辯明的嚴切批判，即是想阻止與掃清這繼續增高的破壞性勢力，而使他的建設性創作，得以達成目的；同時即是我挽救被破壞的人心與維護被打壞的名教之深意。惟自掃學術淺薄，疏漏必多，尙望海內高賢，予以指教！

三五、一〇、三一、沈武寫於重慶沙坪壩

办

理

110

厚黑學批判

一 分別批判

(一) 厚黑學

李宗吾著厚黑學，據其自述，（指在本篇所述）似由英雄主義的長期沉悶中，發現了唯厚黑史觀，隨把歷史上幾個有名的人物，作他的論證，并顯示出他的厚黑主義；且以厚黑主義，即為英雄主義，把厚黑與英雄，合為一體。末後更申述厚黑的理論與工夫，並強調厚黑的唯一偉大性。他是分段敘述的，我為適切論辯起見，亦予以逐段批判如下：

他第一段（依照他新式標點的分段下做此）說：「古之為英雄豪傑者，不過而厚心黑而已。」（係提要點每段均做此）這個說法，真是簡易極了。誰都想做英雄豪傑，這樣簡易，誰都願做厚黑信徒，因之誰都會成一個「英雄豪傑」，從此世界上，不都是「英雄豪傑」，成一個「英雄豪傑」的世界（即厚黑世界）了嗎？（把他所說的厚黑國放大

（厚黑世界）這種唯厚黑論，真是異想天開，驚世奇談。可是奇則奇矣，究竟這種理論，是與不是？不能不予以辯明，以免青年學子與一般智識水準較低之讀者的誤信，而發在先天爲主的不良影響。他晚年自己承認他的厚黑學，「是一偏之見」；我則以爲他的厚黑學，是錯覺之見，所以全部理論，都屬謬誤，沒有是處。他晚年又自己承認他的厚黑學，「是被壞性的文字」；我則以爲他的厚黑學，是毀滅性的文字，充其極，可以使全人類相害相殺（即變成厚黑世界）而同歸於盡。如說只要厚臉黑心，即可成爲英雄豪傑；則世間上不齒人類的厚臉人，莫過於地痞竊賊和漢奸；傷天害理的黑心人，莫過於強盜土匪。暴徒；自古以來的地痞竊賊漢奸強盜土匪暴徒，個個都應該做了英雄豪傑，坐過王侯將相的寶座的了。爲何地痞竊賊還是地痞竊賊；漢奸且被萬世唾罵；盜匪暴徒，則更難逃法網，或死於罪刑，或死於一梏呢？明末流寇張獻忠，殺人之多，可稱空前，屠殺川民，尤爲慘烈，這個心子的黑，雖曹操不能望其項背，爲何還是失敗被殺，不能成爲英雄豪傑，歷史上祇落得一個流賊的頭銜呢？所以唯厚黑論，是一種錯覺，根本不成立的。要知道成一個英雄豪傑，是何等的艱難。除了必須具備多少必要和過人的條件以外；并須千磨百折，愈挫愈奮，方能成就。豈是厚臉黑心，專想害人，即能成功

？雖歷史上亦有厚臉黑心的人成爲英雄的，但是他必有他的特長，他的成功，正是由他的特長而來；至於他的臉厚心黑，那是他的短處，怎麼可以指他的短處，即作爲他成爲英雄的唯一因素呢？譬如一個吸鴉片的有名文人，人見他吸鴉片能文章，以爲他的能文是由吸鴉片而來；不知吸鴉片是他的短處，他的特長，還是在他的天資過人，和學養功深的兩方面，怎麼可以指他的吸鴉片，即作爲他能文的唯一因素呢？

他第二段說：「三國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子黑。」這話正是他厚黑學理論的基礎，亦就是他錯覺的第一個見解。我們對曹操，姑以英雄主義者的眼光看他，算是英雄。（史書稱他爲奸雄我們姑就李宗吾的看法算他是英雄）英雄當然有英雄的特長；沒有特長，是不會成爲英雄的。曹操的特長：難道「全在心子黑」嗎？心子黑，就能成爲首推的英雄了嗎？如說心子黑就能成爲首推的英雄，那當時心子黑的，不止曹操，最著名的如董卓，他悍然不顧的殺除異己，奪取政權，擅行廢立，毒殺太后與廢帝，殘兵殃民，無所不爲；殘殺大批赴市人民與已降俘虜，火燒洛陽，族滅袁隗，種種罪行，更僕難數。這種心子的黑，恐在曹操之上，爲何還是失敗，死後屍中被人點燈，骨灰飄散，置身無地，不能如曹操的「英雄首推」壽終正寢呢？可見他沒有曹操的真正特長

所推悉一點微幸與時會，是不能成功的。曹操的「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殺蓋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確是他的心子黑。但這不是他的特長，而是他的特短。殺呂伯奢，是他的多疑；殺孔融，是他的不能容物；殺楊修，是他的忌刻；殺董承伏完皇后皇子，是他罪惡的總暴露；他假使沒有這許多特短，非但大家不會罵他奸雄，恐怕大家要比他爲伊尹周公呢？即使漢家的氣數已盡，魏公的功德配天，定要將天下禪與他的兒子曹丕，人家也必比他爲周文王，決不會被萬世的人唾罵了。所以他的心子黑，正是他的特短。正是他萬世被唾罵的唯一因素啊。他的特長，究竟在那裏呢？他的特長與其所以成爲「英雄首推」的條件頗多，試舉一例：他的籠絡英才，能使中原名流，相率歸向；謀士猛將，盡入彀中；規模之大，遠過孫劉；觀其對關公的百般優禮，愛才若命，即知其人取下的本領，高出一世。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僅這點領袖天才，已非他人所及；何況加上他的卓絕機智，優越才略，自然更足加速其成就，這纔是他的特長，纔是他成爲「英雄首推」的真正因素。我對於這一點，必須辯明，深恐一般讀者，深入其說，信然厚黑，實厚黑，則芸芸衆生，黑與黑爭，無有已時試問尙成何種世界呢？民元後四川一省，羣雄割據，戰亂不休，生民塗炭，英雄主義盛行，恐怕即是受這厚黑學

的影響。因爲他獎勵英雄主義，主張唯厚黑論，首舉的英雄是曹操，首稱的特長是黑心子，正是簡而易行，且已著有成效，人們都效曹操的黑心，來實現他「英雄」的企圖，試想當時的四川，怎能幸免一班「英雄」的蹂躪呢？

他第三段說：「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和曹操，可稱雙絕」。這亦是他厚黑學理論的基礎，亦就是他錯覺的第二個見解。臉皮厚，就能成爲英雄了嗎？劉備的英雄，「全在臉皮厚」嗎？如果說臉皮厚就能成爲英雄，那世界上臉皮最厚而不帶羞恥的莫如漢奸，凡是做漢奸的，都應該成爲英雄，創大業，成大名，如「特長全在臉皮厚」的劉備了。爲何漢奸依舊是漢奸下場，不能媲美劉備呢？至劉備的「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並非他的「恬不爲恥」。因爲那時他正在毫無憑藉的奮鬥時期，不比曹操與孫權，基業早都有了憑藉；他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艱難締造，所以不免「東竄西走，寄人籬下」；可是他的寄人籬下，都不是憑空去的，或以同志的關係，或以友誼的關係，或以同宗的關係，或以同盟的關係，都屬暫時寄托性質，並非向之投降。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妨稍待時機。且正因爲他有一「恥」，不願久寄他人籬下，甯願東竄西走，猥自枉屈，三顧草廬，請出孔明，創成

帝業。這種氣象，何等偉大，豈可譏爲「恬不爲恥」；並且指他的先天弱點，（指沒有專業基礎）謂爲「特長」呢？即使退一步言：承認劉備是厚臉皮。但這決不是他成爲英雄的真正特長；他的特長，姑舉一二：如一、虛懷求賢，知人善任。他的求賢若渴，世無其匹，伏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而他龍靈得之。至於知人善任，尤爲他的特長，他能使諸葛亮竭忠盡智，輔佐兩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他文臣武將，亦均能使其相從患難，效死不去；并知馬謖之不可大用，這是何等本領。二、信義素著，獨得人和；觀其兵敗失地，人民扶老攜幼，不願追兵，相從不捨，這又是何等氣象。僅這幾端：已足夠做領袖，創帝業的條件。這纔是他的特長，纔是他成爲英雄的主要因素。豈可一筆抹殺；而反揭他的先天弱點謂爲「特長」呢？

他第四段說：「還有一個孫權，……雖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備，却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個英雄。……那時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爲三。」這更是十分牽強的論證。大家都知道孫權的基業，是繼承父兄而來的，并且吳國奄有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天險，獨佔地利；所有父兄遺下來的一班將才，足以進戰退守，他的分得鼎足，是得天獨厚，坐享其成；與他的爲人是非厚黑，都無關係。至於他的英雄，是早已露了頭角

的；並不由襲取荊州黑了心，向不稱臣厚了臉，才夠稱爲英雄。李宗吾要爲厚黑學首先將這作思想基礎的三個主角來做論證，所以不願牽強，把孫權也拖下水來了。

他第五段說：「司馬氏父子……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他厚黑學之大成，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夠受巾幗之辱，臉皮之厚，遠更甚於劉備；……所以天下就不得不統一，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馬氏的篡位，我們承認他的心黑。但是他的所以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下歸司馬氏」，難道全靠「築厚黑學之大成」這一點嗎？當魏盛時，曹姓的統帥人材那裏去了？爲什麼魏主很願意的把軍政大權全都付與他父子三人，叫他捍衛國家呢？司馬氏父子三人的才略蓋世，功高朝野，纔是他使「天下歸司馬氏」的最大政治資本；並非單靠最後欺人寡婦孤兒的黑心，即得使「天下歸司馬氏」。李宗吾把開創「天下歸司馬氏」的主要成功因素，一概抹殺；只強調他唯厚黑的獨一偉大性，誘使人們專崇厚黑，專行厚黑，憧憬着他推崇的「典型英雄」，實屬危險之至。至於司馬懿受巾幗一事，我尚須爲他解釋：孔明的「是，是不對兩軍相持，有意挑戰的行爲。懿廟算已定，豈肯中他詭計，所以他的接受，正是對他戰略的成功，而示孔明以勝算在握，絕其挑戰之念。這種鬥智的表現，

是軍中常有之事，根本談不到厚不厚的問題，所以說他厚臉，根本誤解。

他第六段說：「諸葛武侯……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這話更不足以作厚黑的論證。武侯的未能恢復中原，那是軍事上的問題。蜀軍的補給線太長，運輸困難，不利於持久作戰，確是一個大弱點；同時蜀軍是勞師遠征，魏軍是以逸待勞，更有主客之勢，不易奏功。若說到厚黑方面；則兩軍相遇，只知殺敵，不知其他。所以一到用兵，天地為昏，日月無光，已談不到厚黑與否。如以用兵倖越，戰略成功如司馬懿的不讓武侯取中原寸土為厚黑名家，（那時各為其主）則自古以來，一發用兵如神，抵禦外侮或恢復河山的民族英雄，都該是厚黑中人，應與殺呂伯奢孔融揚修董承伏完皇后皇子的曹操和欺人寡婦孤兒的司馬氏父子為伍了。即武侯本人，亦是用兵如神，為司馬懿所畏懼，至少是司馬懿的對手，亦應列入厚黑與司馬懿為伍了。為何又把他撇開？可見這一段論證，根本不成立。

他第七段說：「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貫之，厚黑而已。」這更屬厚誣之至。聖賢我先不說；先說廿四史上的英雄，真是不可勝數，他居然能以厚黑來一貫，可算魄力透頂。我現在略提幾個民族英雄，來闢他的厚誣：我們知道西漢之「匈奴未滅，無以為家」

的霍票姚。(即霍去病)東漢之出征絕域，安定西陲的班定遠。南宋之精忠報國，金辟喪胆的岳武穆，與慷慨勤王，從容就義的文信國。明末之死守揚州，城陷殉國的史閣部，與困守孤島，誓復國土的鄭成功。總不能不算是轟轟烈烈的民族英雄吧？不知他對這幾個民族英雄，如何處置？是否亦列入厚黑以內，與殺呂伯奢……皇后皇子的曹操及欺人寡婦孤兒的司馬氏父子爲伍？再以聖賢來說：聖賢是人類中最完善的人，如以聖賢亦列入厚黑一貫之中，那自古以來的人類，沒有一個不是厚黑中人，沒有一個不是曹操司馬懿父子的同志，即早已成爲厚黑世界，人類應該早已滅絕，那裏還有什麼厚黑學發布？這種厚黑史觀，是根本不成立的。

他第八段說：「項羽失敗的原因，如韓信所說：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其病根在心子不黑，臉皮不厚。」韓信所說的話，確是項羽的弱點。項羽沒有王者之仁，廟堂之路，徒憑一些「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當然是不能成功的。至說他的失敗，在心子不黑和臉皮不厚，這是錯誤。他殺會稽守通，殺卿子冠軍宋義併追殺其子，一夜阮秦降卒二十萬，殺降王子嬰，弑義帝，火燒咸陽，三月不滅；心子不能算不黑。他後入關中，乘信背約，自稱霸王，兵敗烏江，尚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臉皮不能算不厚。

。他的失敗，正失敗在心黑臉厚，以致失去人心，厭棄關中，人和地利，完全失掉；再加上不能用人，韓信亡楚以歸漢，范增見疑而歸去，雖欲不失敗，不可得矣。至於鴻門之宴，項羽不殺沛公，正是項羽的有雅量處，祇要他能建都關中，發政施仁，諸侯綏服，天下大定，漢王被困蜀中，雖有三傑，無所用之，「太祖高皇帝的招牌」，真「立刻可以掛出」。如說項羽必須把劍「在劉邦的頸上一劃」，你能不願負不義之名，使諸侯人人自危，因此而解體嗎？這不是君人之度，僅一種誘殺敵人的詐術耳。至說項羽愧見江東父老「是大錯而特錯」一節，這確是項羽的臉不厚處；但是厚臉過江，已是獨夫，能保江東父老不來索討他的子弟，而還會來擁護你一個獨夫以作「捲土重來」的資本嗎？這個臉皮雖厚，恐不能如李宗吾的如意算盤。

他第九·十·十一段，以劉邦爲論證，他說：「劉邦的厚臉黑心，比較別人特別不同，可稱天縱之聖，……所以能夠平盪英雄，統一海內，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漢家的系統，才斷絕。」這個說法，更屬錯誤。劉邦的忍心對父親分羹，推子女下車，殺戮功臣，我們承認他的心子黑。但這不是他平盪英雄，統一海內的本領所在；更不是他綿綿漢家天下四百幾十年的關係所在；正其他被人譏罵的幾個短處。假使沒有這幾箇

短處，恐怕後世學者，要把他比之如三代開國的聖君呢？漢家的氣運，或者還不止這四百餘年呢。李宗吾只是以對曹劉錯覺的看法來看劉邦，專揭他的短處，抹殺他的許多長處，這是完全錯誤的。大家知道劉邦是平民革命的第一個成功者，難道全憑這一點厚黑就能成功了嗎？如說憑一點厚黑即能成功，那自古以來爲流氓賊草寇的厚黑程度，應在劉邦之上，應該都已做了皇帝了。他把劉邦的裕達不度，爭取羣雄，信用三傑，約法三章等等的領袖大本領，完全抹殺；以及文景二帝造成綿延漢家氣運的隆盛政治，亦根本忘懷；專爲詭證他的厚黑着眼，正是錯誤之至。

他第十二段說：「韓信臉皮最厚，心子不黑，終歸失敗。……袴下之辱，能夠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劉邦之下；無奈對於黑字，欠了研究。」又說他不聽蒯通叛變之言，以致「身首異處，夷及三族，……可見心子不黑，作事要失敗。」這一段更屬荒謬。夫凡臉皮厚，是指頑鈍無恥甚至不齒人類而言；即他以孫權向曹丕稱臣爲臉厚，亦是指無恥而言。韓信受市中惡少的袴下之辱，是忍恥，不是無恥；是避凶，不是失節；這種橫逆之來，無異於突遇無理性的猛獸搏人，正是他動心忍性，設法避免後噬的一種措置。倘韓信當時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不啻與猛獸搏鬥而犧牲生命。、因爲當時還有衆惡少

學困他如鬥必死無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市中惡少不足與死；且韓信當日雖屬落魄，但自負奇才，壯志未展，豈肯死於一朝之忿。所以寧出袴下，不與決鬥。自古英雄豪傑，忍人之所不能忍，而後爲人之所不能爲者多矣，豈可一概以頑鈍無恥甚至不齒人類之厚臉皮目之。且英雄豪傑，固多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者，韓信即是一個此類典型人物。李宗吾說他厚臉皮，根本錯誤。至說他因心子不黑，所以失敗，更屬荒謬絕倫。韓信的登壇拜帥與封齊王是那裏來的？他自己亦承認劉邦爲唯一恩主，大丈夫恩怨分明，豈可思將仇報。韓信的不肯劉邦，正是他的光明俊偉處。至於他後來失敗而死，那是由於劉邦的負心與他自己不能明哲保身所致。倘能如張良的恬淡身退，則功成名遂，已足千古。又何至於受「身首異處，夷及三族」的慘禍呢？至說「心子不黑，作事要失敗」的「大原則」，這話更不知從何說起，倘大家信奉這個「大原則」，來實行剷通勸韓信叛變的「遺訓」，都來一個叛變，不知還成何種世界？從前中國軍閥割據與倒戈之風盛行，人民痛苦不堪，莫非即是受這厚黑學在成都北平兩處發布之所賜。

他第十三段說：「范增心子最黑，臉皮不厚，也歸失敗。」他以范增想把劉邦置諸死地爲心黑，以增被問求去疽發背死爲臉皮不厚，這亦是錯誤的見解。須知增爲項羽餘劉

邦，是各爲其主，唯力是視，正是增的盡忠處。因爲劉邦在范增眼中，是一個最可怕的勁敵，懷有敵無我的教訓，必須不擇手段而翦除之，此處正是增的赤心爲羽的行爲，怎麼可以說他心子最黑呢？如照李宗吾的說法，則自古忠心爲國，英勇殺敵者，都是黑心的了。敵敵的是黑心；則縱敵通敵而卒至主子敗亡，已則降敵如項伯者，必以爲是有良心的了。這種謬論，不能任其發展。至說增求去，疽發背死爲臉不厚，亦屬謬誤。因增怒去與疽發背死，係由痛恨憤激而發生者，與臉的厚薄無關。如必欲增「隱忍一下心」，即他所謂「厚臉皮」而不去，則吾恐漢之反間又來，羽之疑心日甚，那時羽之黑心，起而增雖欲求去，願疽發背死，亦不可得了。所以我說增之失敗，不在臉的不厚，而在他的不智；不知羽之不可專，三不智；不知諫止羽入關時之殘暴，二不智；不知阻止羽東歸彭城，三不智；及致濼用反間，羽疑而增求去，已屬晚矣。

他第十四段，係將上述作論證的人物，做一總結，並強調厚黑的神效而已。無甚特殊內容，故略而不論。

他第十五段說：「上天生人，給我們一張臉，而厚即在其中；給我們一個心，而黑即在其中；……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宮室妻妾，衣服與馬，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

，……鈍根衆生，身有至寶，棄而不用，可謂天下之大愚。『這段理論，是強調厚黑的稟賦自天，與誘導世人必須運用這「至寶」，方能獲得功名富貴……等等的指示，真是十足的唯厚學論。他把真正獲得功名富貴……等等的一切條件與修養，概行抹殺；可憐世間必有一部份人，受其誘惑而誤入厚黑途中作犧牲品者。所以這種學說，不能任其發展，充其極，可使變成一個互相劫奪殺害的盜匪暴徒世界。從前張獻忠的作風，即是唯厚黑的忠實奉行者。』

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段，是緊接上面的理論而細述工夫的修養和進度，初二兩步工夫，還不算上彙，須至第三步「厚而無形，黑而無色」……在古之大聖大賢中找到，方算止境。『竊竊「苦口婆心不厭不倦」的諄諄教導，唯恐他人厚黑程度之不臻頂點，真是「熱心少有」。唉！他爲要證實他的「不傳之秘」，不惜誣了一部份英雄不彙；還要把古聖賢也拖下水，真是越說越奇，越奇越易誘人信養。我且不談古聖賢是何心胸？是何面目？先以厚黑兩字來講他說：『古之大聖大賢，厚而無形，黑而無色，使天下後世，皆以爲不厚不黑。』這話是何所據而云然；倘無依據，只是廢話，不必深論。唯厚至無形，黑至無色，試問是何嘴臉？是何心術？吾信聖人，猶猶皇皇，悲夫憫人，對此

厚誣，必不接受。

他末段說：『由三代以至於今，王侯將相，豪傑聖賢，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於此。』這種唯厚黑史觀，已由錯覺而弄假成真的演成荒謬透頂的結論了。我在上面本已逐段批判，可不庸再辯；但爲免除世人誤信起見，不得不再行批判一下：自古大奸巨猾，亂臣賊子之爲王侯將相者，確是厚黑中人；但亦不是唯厚黑即能成就，另有其成就的條件。至於聖賢豪傑，試問那一個是頑鈍無恥甚至不齒人類的厚臉者？那一個是凶惡殘忍以致傷天害理的黑心者？又那一個聖賢豪傑之成事，是出於這種厚臉黑心的行爲的？所以他亦只能以「無形無色」的玄虛字眼來形容，正是遁辭知其所窮。這種唯厚黑史觀，根本沒有辯證的依據，任他說得天花亂墜，終是不成立的。

(二) 厚黑經

厚黑經前半篇，做四書的筆調；後半篇則文白兼施，另成一格；均係雜述厚黑的理論和修養，并夾述厚黑的論證。全文瑣碎，祇得提其要點而批判之。

他說：『天命之謂厚黑，率厚黑之謂道，修厚黑之謂教。』又說：『首明厚黑之本源出於天而不可易』等語；係做中庸的筆調而寫成。所謂：「天命之」，「出於天」，

並無根據與價值，僅一種唯厚黑的強調詞句而已。詭誕不經，不待論辯，讀者必能明辨其妄。

他說：「厚黑者，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完全是荀子的性惡說，他自己亦說他的學說是以荀子的性惡說做立足點，最後歸結到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此段論性惡問題，他拿小孩在母親懷中搶食糕餅與推打哥哥作論證，這又是似是而非之論。關於性善性惡問題，是中國哲學史上論爭未決的大問題。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告子主性無善無不善，世子（周世碩作養書一篇）主性有善有惡，揚子主性善惡混，韓愈氏主性有上中下三品各持一說，千古學者，莫衷一是；惟孔子則早主「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最為近理。我則贊同孔子之說，孔子言性；重在習，不重在性。既重在習，則其不主性善性惡明矣。如其亦主性善或性惡，則必發展為唯性論，決不會反重在習了。所以孔子並沒有主張性善或性惡，所謂性相近，即是無所謂性善或性惡的一種性的素質差不多而已；祇有極少數的上智與下愚兩種人，他的性比較特殊，不因習慣而有所變易罷了。所以人的初生，並無帶來先天的善或惡，除了極少數的上智與下愚兩種人，不因習慣而有所移易以外；其餘都因在後天方面，受了各種不同的環境和

教育之影響，以及逐漸養成的習慣，纔有善惡的分別。所以小孩的搶食糕餅和推打哥哥，是他做時只知道要喫與惟恐妨害他喫的一種食慾與自衛的習慣罷了。（實際上小孩的搶食母親口中糕餅與打人都是大人喜歡以口饑食和教小孩學習動作——打人——而來的）他吃飽了決不會搶，非但不推打他的哥哥，並且願意要他哥哥抱了。這都是一種習慣在那裏作祟，並非小孩天性中有此厚黑。我舉一個反證：小孩食慾的習慣，會在地上抓這一切東西喫，不管鷄屎也好，泥塊也好，甘蔗皮也好，瓜子殼也好，大人不在身旁，他都會很快的抓進口裏喫；甚至連銅元鈕子都會送進口，吞下肚，這種抓食各種東西，難道都是同他「取母親口中糕餅放在自己口中」一樣的試驗出是先天的厚黑嗎？這個先天厚黑的試驗，根本不成功，怎麼還能把「這種良知良能擴充出去，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呢？他在此處，舉出唐太宗來作論證，他說：「唐太宗殺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又逼着父親把天下讓與他，就是把這種良知良能擴充了，所以成爲千古的英雄」的。這又是與上述對曹操劉邦等等的看法一樣謬誤。唐太宗的英雄絕世，誰都知道他自十八歲經綸王業，東征西戰，至二十四歲蕩平羣雄，天下統一的時侯，便大名鼎鼎的；何待「把牠擴充，殺哥哥，逼父親」而纔「成爲千古的英雄」呢？他父親李淵的王

業，誰不知是太宗經綸出來的呢？不幸骨肉間發生疑忌，建成與元吉深忌太宗世民的大功和衆所親附，欲共謀殺；不料反爲太宗所殺，致有骨肉之慘變。我們承認太宗的殺哥弟等等，是他的罪惡；但這亦是他的短處，並非「把牠撥充」了，纔「成爲千古的英雄」。所以唯厚黑論，是始終不成立的，明白了他的不成立，即可免除對唯厚黑的迷信，和憧憬着的心理。

（三）結論

關於他的厚黑傳習錄，意義甚爲明顯，如傳授求官做官等等的厚黑伎倆，醜態惡相畢露，讀者易辨其非，無庸再予批判。惟他的「結論」一篇，有幾點極易使人誤信，必須予以批判。他說：「特別告訴讀者一個祕訣，大凡行使厚黑之時，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這話更屬掩耳盜鈴之談。凡實行厚黑的人，他對某一種事，必預先定有一個企圖目標，亦即他野心的所在點。他雖然在起初可盡力以假仁假義假道德來掩護他厚黑的進行，但至目標到達之際，圖窮匕首見，決沒有方法可再用假仁假義假道德來掩護，便他不「赤裸裸的表現出來」的。他以：「王莽失敗，由於露出了的原故」爲例證，這愈顯得要實現野心，非「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不

可。王莽在沒有實行篡位之時，天下吏民上書頌他的功德者，多至四十八萬人；同時他那種「謙恭下士」的虛偽作風，真是不亞於周公當日，何嘗不「糊着一層仁義道德」來掩護呢？但是當野心實現之際，即他弑平帝篡位之時，是沒有方法不使這糊的一層揭開，而「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的。如要他「終身不露」，祇有叫牠永遠「糊着這一層」，終身不做弑君篡位的勾當。但是他早定有一個企圖目標，正當欺人孤兒寡婦，得天下易如反掌，目標到達之際，怎肯戢然而止的罷休呢？所以既要行使厚黑。又要「永遠糊着不露」。這個祕訣是萬萬做不到的。讀者不要誤信他那種「既要偷漢子，又要造牌坊」式的如意算盤。

二 綜合批判

李宗吾的厚黑學，全書共分四篇，第一篇厚黑學，爲全書之綱領與重心；其餘各篇，不過引伸補充與說明之而已。他這個學說，是他從英雄主義的長期沉悶中，（根據他自述的發展過程）發生了錯覺，遂以爲是英雄成功的唯一祕訣，即發展爲唯厚黑論，進而寫成厚黑學，成爲他的厚黑主義，發布於世。他的理論的基礎，完全在錯覺尊摸劉備

二人的黑心厚臉，以爲是他們成功的唯一因素；把他二人所以成就的真正特長，概行抹殺，這是他對曹劉二人看法的重大錯誤。這種錯誤發布出來，已足使世人對成爲英雄的起一種唯厚黑觀念和唯行厚黑即成英雄的憧憬心理。並誘使一般厚黑者，本無英雄企圖的，因此亦起了來做「英雄」的野心。何況他再加以鼓吹之，激勵之，反復勸勉之，諄諄教誨，不厭不倦，極盡倡導宣傳之能事，（他雖或另有深意與作用但一般智識水準較低之讀者不易辨識）惟恐世人奉行他的厚黑主義之不力，這是他學術上最重大的錯誤。他說曹操等等是厚黑中人，我們大部份都承認他。（因爲尚有幾個人不見得是厚黑）或再進一步說：自古英雄有不免以厚黑的手段，來達成他某種企圖，我們亦可以承認他。因爲英雄不止聖賢，他的行事，是瑕瑜互見，不免有厚黑的行爲，但決不能說他的英雄，全是從唯厚黑而來。他這種以唯厚黑立論而抹殺一切，是他犯了根源上的錯誤。尤其可異者：他厚誣了英雄不算，還把聖賢豪傑一齊拖下水，并以一部廿四史以厚黑來一貫，成爲厚黑史觀，（厚黑叢話內常提厚黑史觀的話）這話真不知從何說起。他雖自己說：「這書最初是開玩笑」，但這玩笑，他自己竟至假戲真做，愈演愈烈，無法收拾。他又承認是一種遊戲；承認以荀子的性惡說爲立足點；承認是他思想的過程；承認厚黑二

字，確是成功祕訣；並將厚黑二字，移作「陽謀衆人之公利」的技術，（見他所著的我的思想體系）以厚字解爲「忍辱負重」，黑字解爲「剛毅果斷」，他自願失去厚黑本旨，改變題，另換對象，繼續發展他的學說。在表面上總仍是一貫地承認他學說的成立，但在實際上已不是他向所鼓吹誘導「凡人世功名富貴，宮室妻妾，衣服輿馬，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與「裏子厚黑二字，萬變不離其宗」的厚黑學；而是變成一種公民道德或熱心公益的作風，正與他倡導的厚黑學相反了。所以他的厚黑學發展到最後階段，連他自己亦不知不覺地把他推翻，另闢徑徑了。猶之馬克斯共產主義在蘇聯行不通時，不得不改行新經濟政策，關於他自己推翻厚黑學的示意，在他的自序裏，亦已提及。這序是二十七年前寫的，他自己必深知厚黑的錯誤，纔自圓其說，將厚黑分爲三個時期：對第一時期謂：「上古人民渾渾噩噩，無所謂厚黑，純是天真爛漫的仁。對第二時期謂：「人知民識漸開，機變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劉備之流，遂墮運而生」。對第三時期則謂：「必須參用孔孟的道德，……以孔孟之心，行曹劉之術」。唉！他的厚黑學，不是首揭「曹操殺呂伯奢……殺皇后皇子」的黑心子與「劉備依曹操……依袁紹陷厚臉皮」，爲成爲英雄的「千古不傳之秘」的嗎？他又不是以荀子的性惡說爲立足點，謂「厚黑之本

源出於天而不可易也，與「厚黑者，非由外鑿我也。我固有之」的嗎？爲何現在說上古時人民渾渾噩噩，無所謂厚黑呢？爲何說人民知識漸開，纔有曹劉之流的厚黑呢？又爲何要參用孔孟的道德，以孔孟之心，來行曹劉之術呢？這個「出於天而不可易」的曹魏那種黑心子，怎麼可易以孔孟的道德之心呢？這正是「以子之戈，攻子之盾」，到此地步，他自己亦已把厚黑學全部推翻了。所以他的學說，我說根本不成立；并且他的厚黑的論證，亦不完全，不合於邏輯。他只提曹操司馬懿劉邦等人的黑心子，絕不提董卓或魏忠賢張獻忠李自成等等的黑心子，矧羽明明亦是黑心子，他偏說不黑；只提劉備孫權司馬懿等人的厚臉皮，絕不提呂布成劉後主劉豫秦檜等等的厚臉皮，因爲曹劉諸人是成功了的，（其實曹操遺臭萬年並不算成功司馬懿劉邦諸人均有被罵之實亦不算完全成功）他就揭出他們厚黑的「特長」推爲蓋世英雄，進而發展爲唯厚黑論成爲他的厚黑主義。董卓等是失敗了的，他就絕口不提；這是他的趨避之方，惟恐人家見有厚黑者的失敗教訓，致減損對他厚黑主義的信仰，故絕口不提。這種完全以成敗論厚黑，以厚黑論英雄來誘導世人，他雖說「最初是開玩笑」，但人心所受的影響大大了。他的厚黑學，本是以荀子的性惡說爲立足點，但荀子的性惡說，雖主性惡，而宗旨却在克治此惡，注重

教育來改善人性；他則與之相反，宗旨在倡導厚黑，奉行厚黑，來惡化人性，惡化世界。因他竭力強調厚黑者的成功，不厚黑者的失敗，最易使人引起心理的惡化，同時他立論的出發點，純在於損人利己的一點上，可說他惟恐世人不惡，而教人爲惡；惟恐世界不亂，而游世界於大亂。此種學說，人類奉行，則爲害人主義；國家奉行，則爲侵略主義；總之厚黑學是禍害學，不可任其發展。

幫

四川及西南
西北各地，盛
行袍哥，本社
乃根據漢留的

十餘種書籍，摘其扼要，編成此書，並加入各種旗幟，歷代宗派人像等，舉凡青紅漢留中之規矩與應用情形，莫不應有盡有，出書不到五月，即已銷達五版，為精益求精，於六版中並加入青幫及理門之組織等等，用熟料紙精印，現正漏夜趕印中，不日即將捲土重來，與讀者見面。

黨

政治協商會
議以來，舊的
黨派在活動，
新的黨派正如

雨後春筍，相繼掘起，本書將各黨派的歷史、組織、黨綱等詳盡敘述，供諸社會、熱心黨派問題及欲洞悉各黨各派的内容情形者，本書不愧為好資料，茲值「國大」在南京召開，各黨派有出席者，亦有未出席者，讀者如先透澈的了解了各黨派的政治立場，並張趨向，即可進而研究「國大」召開的結果，和平的能否實現。國家的前途也就不難明瞭了。

江湖話

「會說江湖話，走遍天下不害怕」。從這兩句話裏，我們來估量「江湖話」在跑江湖的人應具備的條件中占的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本社搜集江湖上應用的材料，編成此書，凡江湖隱語、江湖行動、江湖問答、不但青紅各幫的一切在內，且各地各商業行幫的應用隱語也都有了，讀後能知各行的秘密，用熟料紙精印，不日出版。

跋

數年前友人善稱「厚黑學」，余購讀後，覺得不太好，曾在說文報的社論中論列過。最近有沈武先生送出版部「厚黑學批判」一書，余讀以後，甚表同情。

一個人的成功，要有三個要素，一爲時機、二爲力量、三爲手段。即以厚黑學中所舉的例子來講，劉邦不起秦始皇時代是無時機；而起於秦二世者，因秦政太苛，到處起來反抗，劉邦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反抗者多，而死亡者及中途停止者亦不少，能免於死亡及中途停止（卽不奮鬥到底）者，是有他的力量在。這個「力量」，包括他的體力智力人力物力財力等等。雖經過這個第二關，如有手段以應付當時壞境，則可居於羣衆之上而成爲英雄。這種手段甚多，「厚黑」也是這其中的一端。並不是拋開時機，力量，專言手段，而手段之中拋去別的，只用「厚黑」而爲成功之本，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人對人的問題是互助的，亦是互相利用的，以一己之長助他人之短，以他人之長助己之短，亦以一己之短利用他人之長，以他人之短利用一己之長，這就是墨子所謂「兼相愛則交相利」。而決不是彼此都在耍手段，用厚黑。我個人的人生觀，凡是第一次有

人對我不到處，我總放過，認爲他是無心；第二次對我不起，我就說出來了，使他以後不要這樣，如果他第三次再對我不起，那我不客氣了；因爲我也時無心得罪了人，如果有人警告，我決對是改的，是以我對人總是讓過兩次，在第二次對他本人警告，第三次我也是公開的對付他，不是暗中對付他。我常這樣想，我的能力對對方可以打倒的，對方永遠不能抵抗，是我勝利了。但第三者以我太利害，凡事不與我往來，那我就吃了大虧了。所以我第三次方對付者，爲的是我避勝利了，而尙能得到第三者同情之政故。是以人對人不要耍手段，更談不上厚黑。

至於本書中討論「性善」與「性惡」問題，我的見解，人是由猿進化的，猿是一層一層由低級動物進化的。動物凡是愈野蠻者愈自相殘殺，愈文明者同情心愈大。如此，性善是原始的，性善是進步的。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性惡與性善的決鬥，性惡是法西斯的，性善是民主的。性惡的人以唯我或我族獨尊，以他人爲奴隸而役使而殺戮；性善的人皆可以爲堯舜，所有人數均可聯合的。這是人類進化的問題，與臉厚心黑漠不相關，不應以性惡之說作爲厚黑之立足點。

是在抗戰勝利後，正要建設，無論是國家的政治，私人的事業，都需要人爲，人與

人相處。彼此要手段用厚黑，建設永無成功之一日。是以余有「紅幫漢留人物故事」一書出版，以紅幫中所崇拜的人物有二，一爲民族英雄，一爲義氣人物，民族英雄爲鄭成功，在此姑不必論，而義氣人物如左伯桃與楊角哀，桃園的劉關張，甚至梁山上一百零八人。就是當土匪的，也要講義氣，如要手段的話，梁山上彼此都殺起來，不待宋庭派人去征，早已自相殘殺完了。當土匪的要講義氣不要手段，而要成爲一個英雄，猶其是歷史上有名的英雄，如劉邦，項羽，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之流，起首就要手段用厚黑，劉邦且死在泗上，連亭長都當不上，項羽渡不過江，那能與劉邦爭短長呢？是要成一個英雄，要把握時機，發揮力量，運用手段的，不是單就要手段中的一小部，那就能夠用的。因此本書將「厚黑學批判」列前，「厚黑學」「厚黑經」一結論「原文列後，隨讀者前後參考，不要上李宗吾一而之辭的當！要知處在今日極複雜之社會，立足與謀生均不易，而成一個數千萬人或數萬萬人以上之英雄，用「厚黑」的簡單方法，決不會成功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衛大法師閱後記

說文社出版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舉重練習法 | 李閔王 | 楊文廣平蠻 | 勳 | 黨 | 在愛荷中 | 花嫁 | 自由萬歲(三幕喜劇) | 秦良玉 | 劇影生活 | 聖誕禮物 | 草書概論 | 雷峯塔(六幕劇) | 小說考證約 | 諸葛亮征八莫 | 薛仁貴征東考 |
| 衛聚賢 | 衛聚賢 | 衛聚賢 | 衛聚賢 | 愛倫斯作 | 叔夜 | 張煥 | 魯覺吾 | 李慶成 | 周靜安 | 徐尉南譯 | 劉廷濤著 | 衛聚賢 | 衛聚賢 | 衛聚賢 | 衛聚賢 |

| | | | | | | | | | | | | | | | |
|-----|-----|-----|------|------|-----|-----|-----|-----|-----|-----|-----|-----|-----|-----|-----|
| 六〇〇 | 七五〇 | 五五〇 | 二〇〇〇 | 二〇〇〇 | 四〇〇 | 五〇〇 | 二〇〇 | 四〇〇 | 二〇〇 | 一五〇 | 二五〇 | 四〇〇 | 二五〇 | 二五〇 | 一一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代征東與青年軍 | 古今貨幣 | 標準草書 | 說文月刊 | 遼警罰法釋義 | 江湖話 | 宛如約 | 希聖 | 風嬌曲 | 初春的風 | 五十年來之中國哲學 | 苦兒努力記 | 唐漢之間西域舞蹈 | 之東漸 | 中國歌謠 | 征倭援韓(話劇) |
|----------|------|------|------|--------|-----|-----|----|-----|------|-----------|-------|----------|-----|------|----------|

新書預告

| | | | | | | | | | | | | | | | |
|---------|---------|---------|------------|------------|------------|------------|-------------|------------|-----------|-----------|------------|-------------|------------|------------|------------|
| 衛聚賢 一二〇 | 衛聚賢 三〇〇 | 手寫本 研究本 | 于治柱 (在再版中) | 衛聚賢編 每本二〇〇 | (在印刷中) 趙安仁 | (在印刷中) 衛聚賢 | (在印刷中) 任鼎標點 | (在印刷中) 張紫葛 | (在印刷中) 田濤 | (在印刷中) 張煥 | (在印刷中) 孫道昇 | (在印刷中) 徐尉南詳 | (在印刷中) 常任俠 | (在印刷中) 黃谷農 | (在印刷中) 衛聚賢 |
|---------|---------|---------|------------|------------|------------|------------|-------------|------------|-----------|-----------|------------|-------------|------------|------------|------------|

附錄

厚黑學原文

我自讀書識字以來，就想爲英雄豪傑，求之四書五經，茫無所得，求之諸子百家，與夫二十四史，仍無所得，以爲古之英雄豪傑者，必有不傳之祕，不過吾人賦性愚魯，尋他不出罷了。窮索冥搜，忘寢廢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及三國時幾個大人物，不覺恍然大悟，得之矣，得之矣，古之爲英雄豪傑者，不過面厚心黑而已。

三國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子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胆的說：『曹我負人，毋人負我。』心子之黑，真是遊於極點了，有了這樣本事，當然稱爲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爲恥，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國演義的人，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對人痛哭一場，立即轉敗爲功，所以俗語有云：『劉

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稱雙絕，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一個心子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一堂晤對，你無奈我何，我無奈你何，環顧袁本初諸人，卑卑不足道，所以曹操說：「天下英雄，使君與操耳。」

心此外還有一個孫權，他和劉備同盟，并且是郎舅之親，忽然襲取荊州，把關羽殺了，心子之黑，彷彿曹操，無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講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丕靈下稱臣，臉皮之厚，彷彿劉備，無奈黑不到底，跟着與魏絕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他雖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備，却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他們三個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時候的天下，就不能不眾而為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互相繼死了，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集厚黑學之大成，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夠受巾幗之辱，臉皮之厚，還更甚於劉備；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歸司馬氏矣！」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天下就不得不統一，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誇爲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他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土寸地，竟至嘔血而死，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

我把他們幾個人的事，反覆研究，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祕訣，發現出來，一部二十四史，可一時以貫之，「厚黑而已」。茲再舉楚漢的事來證明一下。

項羽拔山蓋世之雄，嗚呼叱咤，千人皆廢，爲什麼身死東城，爲天下笑？他失敗之原因，韓信所說：「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兩句話，包括盡了。「婦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最受不得氣，其病根在臉皮不厚。鴻門之宴，項羽和劉邦，同坐一席，項羽已經把劍取了出來，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太祖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掛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劉邦逃走。垓下之敗，如果渡過烏江，捲土重來，尚不知「鹿死誰手」？他偏偏說：「藉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藉獨不愧於心乎？」這些話，真是大錯而特錯！他一則曰：「無面見人」，再則曰：「有愧於心」，究竟敵人的是「面」，如何長起得，「敵人的心」，是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說

「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罷。

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記載：項王問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應與漢王搦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嘗鬥志不鬥力。」請問「笑謝」二字從何生出？劉邦見酈生時，使兩女子洗脚，酈生責他倨見長者，他立即發洗起謝。請問「起謝」二字，又從何生出？這是自己的父親，身在組上，他要分一杯羹；親生兒女，孝惠魯元，楚兵追至，他能夠推他下車，後發又殺韓信，殺彭越，「烏盡弓藏，兔死狗烹」，請問劉邦的心子，是何狀態，豈是那「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項羽，所能夢見？太史公著本紀，只說劉邦隆準龍顏，說項羽是重瞳子，獨於二人的面皮之厚薄，心子之黑白，沒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劉邦的面，劉邦的心，比較別人特別不同，可稱天縱之聖。黑之一字，真是「生知安行，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於厚字方面，還加了點學力，他的業師，就是三傑中的張良，張良的業師，是圯上老人，他們的衣鉢真傳，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書一事，老人種種作用，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這個道理，蘇東坡的留侯論，說得很明白。張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盜指點，言下頓悟，故老人以「王者師」期之。這種無上妙法，斷

非「錢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記上說：「良爲他人言，皆不省，獨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見這種學問，全是闔乎資質，明師固然難得，好徒弟亦不容易尋。韓信求封齊王的時候，劉邦幾乎誤會，全靠他的業師在旁指點，彷彿現在學校中，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以劉邦的天資，有時還有錯誤，這種學問的精深，就此可以想見了。

劉邦天資既高，學力又深，把流俗所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一一打破，又把禮義廉恥，掃除淨盡，所以能夠平蕩雄，統一海內，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年，他那厚黑的餘氣，方才消滅，漢家的系緣，於是乎才斷絕了。

楚漢的時候，有一個人，臉皮最厚，心子不黑終歸失敗，此人爲誰？就是人人知道的韓信。袴下之辱，他能夠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劉邦之下。無奈對於「黑」字，欠了研究；他爲齊王時，果能聽蒯通的話當然貴不可言，他徧徧緊念着劉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的說：「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後來長樂鐘室，身首異處，夷及三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譏諷項羽是婦人之仁。可見「心子不黑，作事要失敗」，這個大原則，他本來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非知

之艱，行之維艱，「這也怪韓信不得。

同時又有一人，心子最黑，臉皮不厚，也歸失敗，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劉邦破咸陽，繫子嬰，還軍霸上，秋毫無犯，范增千方百計，總想把他置之死地，心子之黑也同劉邦彷彿；無奈臉皮不厚，受不得氣，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大見做大事的人，那有動輒生氣的道理？「增不去，項羽不亡，」他若隱忍一下，劉邦的破綻很多，隨便都可以攻進去。他忿然求去，把能己的老命，把項羽的江山，一齊塗掉；因小不忍，壞了大事，蘇東坡還稱他「人傑」，未免過譽？據上四例研究，「厚黑學」這種學問，法子很簡單，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劉邦司馬懿把牠學完了，就統一天下；曹操劉備各得一偏，也能稱孤道寡，割據爭雄；韓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辰，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並世而生，以致同歸失敗，但，他們在生的時候，憑其一得之長，博取王侯將相，炫赫一時，身死之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跡，大家都津津樂道，可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

上天生人，給我們一張臉，而厚即在其中，給我們一個心，而黑即在其中，從表面

上看去，廣不數寸，太不盈掬，好像了無奇異，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她的「厚」是無限的，牠的「黑」是無比的，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宮室妻妾，衣服與響，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起，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議，補根衆生，身有至寶，棄而不用，可謂天下之大德。

厚黑學共分三步工夫，第一步是「厚如城牆，黑如煤炭」。起初的臉皮，好像一張紙，由分而寸，而尺，而丈，就「厚如城牆」了。最初心子的顏色，作乳白狀，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藍色，再進就「黑如煤炭」了。到了這個境界，只能算初步工夫，因為城牆雖厚，轟以大砲，還是有打破的可能；煤炭雖黑，但顏色討壓，衆人都不願接近牠，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於厚黑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點不動，劉備就是這類人，連曹操都把他沒有辦法。深於黑學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買主越多，曹操就是這類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傾心歸服，真可謂「心子漆黑，招牌透亮」。人能夠造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但還露了迹像，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們一着眼就看出來了。

第三步是「厚而無形，黑而無色」。至厚至黑，天下後世，皆以爲不厚不黑，這個境界，很不容易達到，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有人問：「這種學問，那有這樣精深？」我說：「儒家的中庸，要講到『無聲無臭』，才能終止；學佛的人，要到『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才算證果；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祕，當然要到『無形無色』才算止境。」

總之，由三代以至於今，王侯將相，豪傑聖賢，不可勝數，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於此；書冊具在，事實難誣，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自去搜尋，自然左右逢源，頭頭是道。

2 厚黑經原文

李宗吾曰：「不薄之謂厚，不白之謂黑，厚者天下之厚臉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矣，故筆之於書，以授世人，其書始言厚黑，中散爲萬事，未復合爲厚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厚黑，率厚黑之謂道，修厚黑之謂教；厚黑也者，不得須臾離也，可離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懼乎其所不黑，莫險乎薄，莫危乎白，是故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厚！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懼焉。」

右經一章；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秘以立言，首明厚黑之本源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厚黑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厚黑之要；終言厚黑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仁義，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以下各章雜引宗吾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宗吾曰：「厚黑之道，易而難，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曹劉亦有所不知焉；夫妻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曹劉亦有所不能焉。厚黑之大。曹劉猶有所憾，而况於世人乎。」

宗吾曰：「人皆曰予黑，驅而納諸煤炭之中，而不能一色也；人皆曰予厚，遇乎砲彈，而不能不破也。」

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諸身，徵諸衆人，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宗吾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宗吾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厚黑者而從之，其不厚黑者而改之。」

宗吾曰：「天生厚黑於予，世人其如予何？」

宗吾曰：「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曹操斯可也；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劉備孫權斯可矣。」

宗吾曰：「十室之邑，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不如宗吾之明說也。」

宗吾曰：「吾子無終食之間遠厚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宗吾曰：「如有項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劉邦不足觀也已！」

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國，苟不厚黑，簞食豆羹不可得。」

宗吾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宗吾曰：「道學先生，厚黑之賊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曹劉之道，故曰：厚黑之賊也。」

宗吾曰：「無惑乎人之不厚黑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人講厚黑亦罕矣！吾退而道學先生至矣！吾其如道學先生何哉？今夫厚黑之爲道，大道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宗吾發明厚黑學者也，使宗吾誨二人厚黑，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宗吾之言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道學先生將至，思竊聖賢之名而居之，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其資質弗若歟曰：非也。」

宗吾曰：「有失敗之事於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而厚矣，而失敗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其失敗猶是也，君子曰：反對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用厚黑以殺禽獸，又何難焉？」

宗吾曰：「厚黑之道，高矣善矣，宜若登天然，而未嘗不可幾及也。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身不厚黑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於妻子。」

我著厚黑經，意在使初學的人，更於諷誦，以免遺忘，不過有些道理。太深奧了，我就於經文上下，加於說明。

宗吾曰：「不曰厚黑，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自，」後來我改爲：「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問我：「世界那有這種東西？」我說：「

手足的磨疔，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是趨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的磨練，就漸漸的加厚了；人的心，生來是黑的，遇着講因果的人，講理學的人，拿些道德仁義，蒙在上面，才不會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體，自然出現。

宗吾曰：『厚黑者，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天生蒸民，有厚有黑，民之秉彝，好是厚黑。』這很可以試驗，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把他親生孩子抱着吃飯，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會被他打溢；母親手中拿着餛餅放在自己口中，他就會伸手把母親口中餛餅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中吃奶，或者吃餅的時候，哥哥走至面前，就要用手推他打他，這些事都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即是『良知良能』了把『良知良能』擴充出去，就可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唐太宗殺他哥哥建成，殺他弟弟元吉，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兒子，全行殺死，把元吉的妃子，納入後宮，又逼着父親，把天下讓與他。他這種舉動，全把當小孩時，搶母親口中餛餅，和推哥哥，打哥哥，那種『良知良能』擴充出來的。普通人，有了這種『良知良能』不知道擴充，惟有唐太宗把媽擴充了，所以他就成爲千古的英雄。故宗吾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

而與心，獨無所同然乎？而與心所同然者？謂厚也，黑也，英雄特擴充我而與心之所同耳。」

厚黑這個道理，很明白的擺在面前，不論什麼人都可見到，不過剛剛一見到，就被感應篇，陰騭文，或道學先生的學說，壓伏下去了。故宗吾曰：「牛山之木嘗美也，斧斤伐之，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其濯濯也。雖存乎人者，豈無厚與黑哉！其所以摧殘其厚黑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則其厚黑不足以存，厚黑不足以存，則欲爲英雄也難矣！人見其不能爲英雄也，而以爲未嘗有厚黑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厚黑日長，苟失其養，厚黑日消。」

宗吾曰：「小孩見母親口中有餛飩，皆知搶而奪之矣，人能充其搶母親口中餛飩之心，而厚黑不可勝用也，苟能充之，足以爲英雄，爲豪傑，是之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苟不充之，不足以保身體，是之謂「自暴自棄」。」

有一種天資絕高的人，他自己明白這個道理，就實力奉行，祕不告人。又有一種資質魯鈍的人，已經走入這個途徑，自己還不知道。故宗吾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厚黑者衆也。」

世間學說，每每誤人，惟有厚黑學絕不會誤人，就是走到了山窮水盡，當乞丐的時候，討口，也比別人多討點飯。故宗吾曰：『自大總統以至於乞丐，亦皆是以厚黑爲本』

厚黑學博大精深，有志此道者，必須專心致志，學過一年，才能應用，學過三年，才能大成；故宗吾曰：『苟有學厚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3 結論原文

我把厚黑學講完了，特別告訴讀者的一個秘訣：大凡行使厚黑之時，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王莽之失敗，就由於露出了的原故，如果終身不露，恐怕至今孔廟中，還會寫一個『先儒王莽之位』，大吃其冷豬肉。

韓非『說難』篇，有曰：『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凡是我的學生，定要懂得這個法子，假如有人問你：『認得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莊嚴的面孔說道：『這個人壞極了，他是講厚黑學的，我認他不得。』口雖如此說，而心中則恭恭敬敬的，供一個『大成至賢先師李宗吾之位』。果能這樣做，包管你幹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爲舉世所

欽仰，死後還要入孔廟吃冷豬肉，所以我每聽見有人罵我，就非常高興，說道：『吾道大行矣』。

還有一層，我說：『厚黑上面。要辦一層仁義道德，』這是指遇着道學先生而言，假如遇着講性事的朋友，你同他講仁義道德，豈非自討沒趣？這個時候：應當糊上『戀愛神聖』四字，若遇了講馬克斯的朋友，就糊上『階級鬥爭，勞工專政』八字，難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嗎？總之，面子上應當糊以甚麼東西，是在學者因時因地，神而明之，而裏子的厚黑二字，則萬變不離其宗，有志斯學者，細細體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沈 武

發 行 者 衛 聚 賢

出 版 者 說 文 社

印 刷 者 說 文 社 出 版 部

重慶中山一路九十六號

總 經 售 說 文 社 門 市 部

重慶中山一路九十六號

成都青石橋北街廿二號

10

341113